

在浦东惠南镇海沈村的乡间公路上,孩提时代的我,曾洒下无数汗水,无论是酷暑当头,还是寒冬腊月,抑或是油菜花开的季节,我都曾日复一日地骑行着。初骑自行车,我算是一只“丑小鸭”,成绩并不突出,但我有一股韧劲。进浦东三少体不到一年,有一次参加40公里耐力训练,公路上男队员们都陆续掉队,我也感到极其疲劳,仍旧咬咬牙坚持下来,紧追领头的吉普车,备战市运会的场景一直伴随着我的青春刻在脑海里。

我一直当自己是“丑小鸭”,所以保持着一颗平常心,15岁我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届上海市运动会,那届赛事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是个对自己定位很清晰的人,知道自己不是热门选手,所以定的目标很简单,发挥出应有的水平,争取前三名。我参加了3个项目的比赛,最终获得了1枚金牌,在预期之中。当时我暗暗告诉自己:“这次没有拿到的金牌,未来再去争取。我的自行车之路还很长,接下来有全国比赛,只要脚踏实地就好。”

市运会之于我,是投身竞技体育的起点。在我那个年龄段,市运会是最重要的



评弹说书,源自唐代的“讲史”与宋代的“平话”。唐宋时期,古代上海青龙镇的瓦市伎艺中,便有“弹唱姻缘”这门艺术。明末清初,尤其是清代以后,评弹说书盛行于江南各地茶馆。

当年,我在任青浦文化馆馆长时,青浦朱家角文化分馆有个城隍庙茶楼书场。评弹名家和响档都会来此献艺。每逢著名的说书先生进驻时,我总要去慰问关心一下。于是,便有了与说书先生的文化情缘。

说书先生的形象,一般是身着长衫,两排对襟的纽扣,高高的领子,白色的内衣衬衫很是显眼。头发后梳,纹丝不乱,根根服帖。说书时,前面放着一张条桌,桌上遮着一块江南特有的蓝印花布,盖没了整个条桌。开场前,说书先生坐在条桌后面的太师椅上,神定气闲,胸有成竹。书场的条桌上整齐地摆放着折扇、紫砂壶和惊堂木。

江南的茶馆,一般坐落于小镇最繁华的地方,青石板磨得滑溜溜的街面上,开着二至三开间的门面,配有烧水的老虎灶,盛水的七石缸,长长的铜吊子。一只只油光黑乎的八仙桌,摆满了紫砂壶。茶馆里热气腾腾湿漉漉,弥漫着浓浓的茶香。它是江南人们消闲的胜地,传播市井文化的场所。古有诗云:“鱼米庄行闹六年时,南桥人避小巡司。两泾(朱泾、枫泾)不及珠街闹(朱家角),看尽图经总未知”。自古以来,朱家角不仅是个经济码头,更是一个说书码头。

朱家角的书场,大多是茶馆书场。早晨喝茶,下午晚上说书。书场正面设有书台,台下为听众席,在听众席的前方,靠近书台处设有方桌的“状元台”,专供资深的老听客在此听书,他们经常给说书先生评头论足,是“扳板头”的艺术评论家。听书人购买的书票是用竹片做的筹子。书场里常有小贩提篮,叫卖香烟火柴,五香豆花生果、小鱼干虾米干

的比赛,可以检验平时的训练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每当我看到自己的一点点进步,就有了更大的动力向更远的目标前进,然后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从市运会冠军,到后来的全国少年冠军、全国青年冠军……我的车轮从不停歇。

那届市运会之所以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终于拥有了一辆属于我自己的新款自行车,骑着新车

## 人生最可贵的是坚持梦想的过程

钟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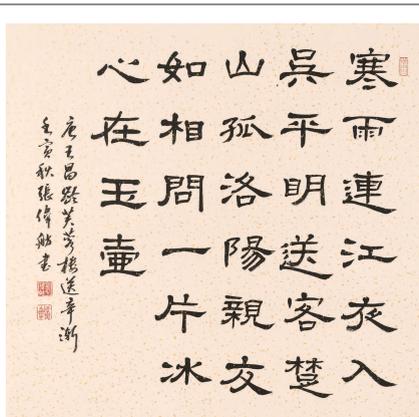
在市运会上风驰电掣的感觉,真好。刚进队时,我们用的都是老运动员淘汰下来的老式自行车,变速器还是手动的。我的第一辆自行车,至今保存在我的母校——浦东三少体,希望能激励更多热爱自行车运动的青少年,拼搏进取。

作为过来人,我想跟大家分享点经验,其实,我小时候也曾有过倦怠。由于全市只有莘庄训练基地有自行车训练场,我们每周末都会住到莘庄基地去训练,场地是露天的,所以我们非常盼望下雨,天真地以为,下雨了就可以不用参加户外训练了。另外,在露天水泥地上一旦摔跤,鲜血直流的伤口上立刻就

当说书的关键时刻,他会欲擒故纵,手捧紫砂壶,慢悠悠地吸一口浓茶,润一下喉咙,卖一下关子,“且听下回分解”,就像人生的转折点,戛然而止,让听众

心里恨得痒痒的,吊足了胃口。像《三国》《水浒》《七侠五义》等长篇经典评话,说书先生可以说上两三个月,听客则像滚雪球般,不断壮大,甚至拥有不少听戏书

如今,好茶馆难寻,但我不会忘记当年敬业的说书先生与老茶客们聆听评话时那丰富多彩的表情。因为,茶馆书场的表情,也是江南文化的表情。



## 索画往事

胡铭

徐子鹤先生是著名国画,上世纪50年代他从上海调到合肥,在安徽省博物馆从事文物鉴定。父亲有幸结识徐老,并拜其为师。

记得6岁那年,父亲带我去徐老家玩。在我眼里,画家书案上摆的是画,墙上挂的也是画,咦,咋就没有一幅字呢?觉得奇怪,便冒出一句:“爷爷只会画,写不来字啊!”徐老听了哈哈大笑。父亲与徐老的谈话,我听不懂,于是打着哈欠想睡觉了。后来听到父亲替朋友向先生求画,徐老一口应允,边画边聊,蛮有情

趣,我也来了精神。“我也要爷爷画呢!”徐老摸着我的头说:“好啊,我现在就画,你要什么呢?”我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小动物,一张画一个。”乖乖,这不是一张两张的事情了,徐爷爷将宣纸裁成小方块,一口气画了几十张,牛、马、羊、兔、鸡、鸟等,栩栩如生,看得我眼睛都舍不得移动了。离开时,夜已很深,我怀里揣着厚厚一叠动物画,心里满足了,一点不犯困。

1975年夏,父亲带我去看望已迁居上海的徐老,那是江西中路60号三楼的房子,共三个房间,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这个居住条件算是相当好了。徐老说:“明天中午我掌勺,你们过来吃饭,我再叫上几位书画家。”老人的厨艺很棒,尤擅烧鱼。次日,五六位海上名流齐聚一堂,午餐后饮茶谈艺,写字作画。我倚在桌边,装作懂行的样子仔细观察,小声问道:“爷爷,能不能给我画一张扇面?”徐老说:“好啊。”仅几分钟,一幅扇面画就展现在眼前。因为我当时根本不懂国画的

深秋入冬,又到了赏菊时节。沏一壶茶坐待客至,忽然想起了陈曼生的一则壶铭:“茶已熟,菊正开;赏秋人,来不来。”曼生壶的精致高雅妙不赘述,但说这则壶铭,竟将主人待客的心情,描述得如此生动。

深秋与初冬是赏菊的佳时,不说菊展的赏菊品种之丰富,这是公园安排下的必然。另说偶遇的,当你闲步某个江南小镇,偶过某个农家的家门口,忽有篱边盛开着几丛老菊,又或路过哪个陋巷与老街,见居民的阳台之上,横斜着数朵嫩黄的新菊。那一抹惊艳的喜悦涌上心头。

驻足多时,疑身在画中的我,恍然联想到了吴缶翁的菊花篱石图。一瞬间,画中菊与篱下菊,相与叠影。高呼一声眼前的野趣正是缶翁的野逸!所谓天然粉本,就在眼前。

说起画菊,近世自蒲华、吴昌硕起,继之有齐白石、潘天寿等,于写意一派,引金石气入画,若以雄浑酣畅论,真是大胜前人!当然,更可贵可叹的是于画的背后看到的是这些圣手的性情各异。蒲华的落拓疏狂,吴昌硕的雄浑野逸,齐白石老辣天成,潘天寿的霸悍古艳……画者挥毫淋漓,读者更是直呼专业。

偏有一位关良,悄然独立,于自己擅长的京剧人物之外,那日的他也蘸墨写菊。有别于缶翁、萍翁的直抒其意。也与其好友肥瞻老人的老笔纷披不同,关良选择的是拙写,一笔一笔慢慢地提按涩行,不肯放过一花一瓣,却又不甚形似。

从好友处借得此轴真迹,画室张挂多日,朝夕赏看,似也悟出一二妙趣,直叹关良先生的道行。这个道行,与他画京剧人物的取舍收放是一样的,只是换了写取的对象而已。大丰朱新建生前最为叹服关良,曾语:“你看他的每笔每画,乃至题款,无不高雅至极。那些他的艺友,远不如他,而他却时时自谦,此公不是大善就是狡黠。”大丰朱君评人无不中的。多少年过去,随着阅世渐丰,我更相信关良先生是大善,是发自内心的赤诚之善。平和而求内美,所以他笔下的菊,才令人久思其味而挥之不去。

又是一个秋冬赏菊的时节,我纠结着是否还要向朋友开口相借关良的《菊花图》。

意境,仅用孩子的眼光胡乱评判作品:尺寸太小,构图单调,分明是在应付,我越想越气,突然像发神经似的当场将画撕毁。坐着的人和站着的人都惊呆了,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父亲缓过神,向我冲来要教训我。徐老立上前挡住,“没事没事,我重重新画。”家里没有合适的大扇面,徐老便叫长子怀玉,“赶紧到南京路朵云轩,买最大最好的扇面。”

扇面买了回来。徐老温和地问:“你要画什么样子的?”我说:“画什么我不管,但一定要画得满满的。”老人懂我的意思,含着雪茄,盯着扇面思考了一会儿,俯下身子画了起来。一株老辣松树干斜挂扇面上方,松针立体饱满,左边的高大山石似乎延伸

了空间感,右下方配以隽秀的兰竹,并逐一着色。即将完成时,徐老又自言自语:“对!再飞来些鸟雀。”几只小鸟瞬间从笔下而出,画面生机盎然。徐老问我可满意?9岁的我破涕为笑,连连点头,老人也微笑地跟着点头。虽说童言无忌,但面对这样一位大家长者,如此不懂事,现在想来,真为我的不知天高地厚而羞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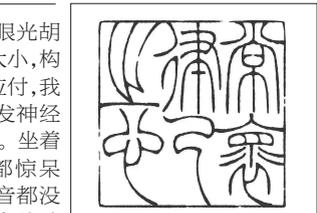
1989年徐老来安庆,我不好意思向老人求画了。结婚那年,我恳请徐老为我作一幅画以纪念。没过几天,徐老便将大作邮来,除一纸信札外,还有一幅《双笋比玉图》,两枝繁茂之竹相依相存,于山石间拔地而起,笔墨凝练,疏朗有致,寓意尽在纸上。徐老还特意题款:“胡铭宝玉新婚志喜”。老人的祝福,伴随我们的一生。

徐老为我三次作画,是我的缘分,不过前两次作品,因赏识者众,父亲陆续送给了朋友,唯这幅双竹画,珍藏至今。倘若哪天父亲转赠友人的画“重现江湖”,我绝对能一眼识别。后来收到徐老先生离世的消息,心中不禁怆然。老人家圆圆的脸庞,金边眼镜后面闪着睿智的目光,豁达慈祥地为我作画的情景,时时在我眼前浮现。

赏菊

唐子衣

赏菊



常怀律己之心 篆刻 黄卫

了空间感,右下方配以隽秀的兰竹,并逐一着色。即将完成时,徐老又自言自语:“对!再飞来些鸟雀。”几只小鸟瞬间从笔下而出,画面生机盎然。徐老问我可满意?9岁的我破涕为笑,连连点头,老人也微笑地跟着点头。虽说童言无忌,但面对这样一位大家长者,如此不懂事,现在想来,真为我的不知天高地厚而羞愧。

1989年徐老来安庆,我不好意思向老人求画了。结婚那年,我恳请徐老为我作一幅画以纪念。没过几天,徐老便将大作邮来,除一纸信札外,还有一幅《双笋比玉图》,两枝繁茂之竹相依相存,于山石间拔地而起,笔墨凝练,疏朗有致,寓意尽在纸上。徐老还特意题款:“胡铭宝玉新婚志喜”。老人的祝福,伴随我们的一生。

徐老为我三次作画,是我的缘分,不过前两次作品,因赏识者众,父亲陆续送给了朋友,唯这幅双竹画,珍藏至今。倘若哪天父亲转赠友人的画“重现江湖”,我绝对能一眼识别。后来收到徐老先生离世的消息,心中不禁怆然。老人家圆圆的脸庞,金边眼镜后面闪着睿智的目光,豁达慈祥地为我作画的情景,时时在我眼前浮现。

赏菊

赏菊